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義人上

商伯夷。武王伐紂。伯夷與弟叔齊扣馬陳君臣之義。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平殷。夷齊義不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而死。

列國。晉荀息為獻公之子奚齊傅。公疾。召之曰。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母弟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卓。

子荀息死之

齊杞梁華舟時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梁舟不與焉是少吾勇

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
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闔。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
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
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
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
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
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
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

國。梁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

邢。崩。贖。使。晉。而。反。崔。杼。弑。莊。公。其。僕。曰。杼。弑。公。將。奚。如。崩。贖。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崩。贖。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去。今。既。

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王蠋居齊之畫邑。燕昭王使樂毅伐齊。毅之初入齊也。聞蠋賢。令於軍曰。環畫三十里。毋入。以蠋之故也。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因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蠋曰。忠臣不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言。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有劫之以為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蠋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况在位而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楚屈原。楚之同姓大夫。秦欲吞滅諸侯。屈原為懷王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患之。使張儀

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遂放於外。儀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王信之。及絕齊而欺以六里。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敗。因得儀而囚焉。上官大夫之屬共言王。王歸之時。王悔不用原之策。以至於此。故復用原。原大為王言儀之罪。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王歡。為藍田之會。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為可會。王遂會。果見拘囚。客死於秦。為天下笑。王

子頃襄王知羣臣諂誤王。不察其罪。反聽羣
讒之口。復放原。原於是不忍見乎閭主亂俗。
以是為非。以清為濁。遂自投汨羅而死。

晉豫讓嘗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
以為飲器。讓欲為之報讎。乃變姓名為刑人。
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入廁。心動。左
右執讓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此人欲
為報讎。義士也。吾謹避之。讓又漆身為癩。吞
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泣曰。

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
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
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
天下後世。為人臣而懷二心者。後又伏於橋
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嘗圍高祖于滎陽。漢軍乏
食。信乃說漢王曰。事急矣。請為王誑楚。王可
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
甲。楚軍四面擊之。信乃乘黃屋車。傳左。轟曰。

城中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
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走成臯項王
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
燒殺信

臧洪為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
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聽超城遂陷洪
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乃
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兵將流涕莫
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問洪何相負若是今

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微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惜洪力弱。不能為天下推刃報仇。何可服乎。紹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曰。汝滅洪。傳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滅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見殺。在紹座者莫不歎息。

嚴顏為巴郡太守益州牧劉璋將也。璋遣顏守江州。張飛與諸葛亮等沂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出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

三國蜀傳。彤從先主與吳兵戰。義陽敗北。彤斷後。拒戰。兵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豈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儉為關羽都督。亦

臨危授命。識者嘉其奕世忠義。

魏范粲咸熙中為大宰中郎。司馬炎廢魏主芳為陳留王而代之為帝也。粲素服拜送魏主。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晉嘗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疋。喬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晉嵇紹惠帝時為侍中。時朝廷有北征之後。紹以天子蒙塵。承詔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紹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周顛為尚書左僕射。太興初。王敦構逆。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之。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

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罵不絕口。遂被害。

卞壺成帝時。蘇峻反。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討之。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還節。詣闕謝罪。峻復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

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
二子眈眈見父歿。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眈母
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
何恨乎。其後盜發壺墓。尸僵。髮髮蒼白。面如
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
萬以修塋兆。

隋馮慈明。大業中拜尚書兵曹郎。後攝江都郡
丞事。李密逼東都。詔慈明擊密。至鄆陵為賊
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坐。勞苦之。謂曰。隋祚

已盡。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荅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異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

求活耶。須殺便殺。何須罵。於是亂刀斬之。
唐張善相。高祖時為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遣
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會糧盡。眾餓死。善相
謂僚屬曰。吾為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
吾首以下賊可也。眾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
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帝歎曰。我負善
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為襄城郡公。
顏杲卿。開元中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時
安祿山反。杲卿與從弟平原太守真卿同起

兵討賊以功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後敗賊以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誓不絕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絕。其宗子近屬皆被害。乾元初，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張巡初為真源令。時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後守睢陽。賊將尹子琦攻之。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與太守許遠謀曰。睢陽乃江淮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荼紙。既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既盡。巡出受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既而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

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荅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子琦以巡不屈。遂并巡部將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殺之。生致許遠於洛陽。不屈。祿山亦殺之。張興為饒陽裨將。安祿山攻饒興。開張禍福。

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及滄趙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探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興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為誠。思明曰。云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耶。吾

白起兵二十萬直趨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
叩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
窮人力。舉四海。與為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
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德。祿山非數帝賢。是
苟延歲月。終即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
曰。吾能裒彊。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為改容。
段秀實。德宗時為司農卿。朱泚反。秀實陰結
將軍劉海賓。姚令言。何明禮。欲圖泚。會源休
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

奉天秀實以為宗社危不容喘。乃遣人倒用
司農印追其兵還。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
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翌日泚召秀
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皆在坐。秀實戎
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
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肯從汝
反耶。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匍匐走。賊衆未
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
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帝聞為之垂涕。

顏真卿累官至太子太師。時李希烈反。陷汝州。朝廷遣真卿諭之。一日希烈大會其黨。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數劫之以威。不屈。遂拘。

送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
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後王師復振賊
慮變遣其黨至真卿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
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其黨遽止之已而希
烈又使闖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
曰且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
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
逆賊耳遂縊殺之聞者皆泣下

劉廸德宗朝拜兵部侍郎朱泚之亂帝幸奉

天廼卧病私第。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偽相蔣鎮慰誘。廼佯瘖。不答。灸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賢。拈乎。遂止。廼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床。搏膺呼天。不食而卒。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貞惠。

孫揆。昭宗時討李克用。揆為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謂揆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

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鋸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罵聲不輟。至死。帝憐之。贈左僕射。

五代。梁王彥章。累官至宣義節度使。驍勇有力。善用鎗。軍中號為王鐵鎗。平生不知書。其語質。常語人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及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守捉東路。彥章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力戰傷重。馬蹶被擒。莊宗見之。

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
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
可為。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
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
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
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又
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
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
遂見殺。

五倫書卷之三十三

五倫書卷之三十四

李順

李順

李順

宋秦傳序淳化間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
傳夔城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危盛日甚長
吏皆奔竄傳序謂士卒曰吾為監軍盡死節
以守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城中乏食傳序
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犒士而勉慰之衆皆

感泣力戰城壞。傳序赴火死。其子奭遡峽求
父屍。竟溺死。人以其父子死忠孝。太宗嗟惻
久之。錄其次子煦為殿直。賜其家錢十萬。
康保裔。真宗時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
入。諸將與戰于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
約詰朝合戰。遲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易
甲。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毋苟免。遂決戰二
日。殺傷甚衆。躐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
至。遂沒焉。時車駕駐大名。聞之震悼。廢朝二

日。贈侍中。官其子。

蘇緘以皇城使知邕州。蠻人入寇。陷欽廉。破邕四砦。緘閱州兵得二千八百人。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授以方畧。且諭固守。以遲外援。賊知外援不至。或教賊囊土傳城者。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縱火而死。其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蘇城隍領兵來報怨。

懼而引歸。邕人為之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董元亨通判貝州，王則據城叛，賊黨十餘人持刃劫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至，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罵之。遂遇害。事聞，仁宗曰：『守法之臣也。』贈太常少卿。

趙師旦，仁宗時知康州。儂智高東下，師旦使

人覘之。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師旦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使其妻負州印。并其子以匿。明日賊大至。師旦與監押馬貴部衆固守。賊攻城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還堂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之。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

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遂與貴俱受害。贈光祿少卿。州人立廟祀之。同時有王從政者。以閤門祗候與智高戰于太平場。被執。罵賊不已。以沸湯沃之。終不屈。死。贈信州刺史。俱錄其子孫。

詹良臣。徽宗時為緡雲尉。方臘反。有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緡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數十人出禦。為所執。賊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

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王則反於貝。身首橫分。妻子無少長皆誅。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齧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流涕。帝聞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

鞠嗣復。徽宗時知歙州休寧縣。方臘黨破縣。欲逼使降。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長久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而歸朝。官爵尚可。得何為脅我。使降。嗣復知不免。屢言何不速殺我。

賊曰。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

歐陽珣。知杭州鹽官縣。罷。起授南安錄。靖康初。如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與金人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且虜志不在地。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與其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廼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

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
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李若水累官至吏部侍郎金人粘罕邀欽宗
出郊逼帝易服若水忿怒抱持大哭詆金人
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因絕
不食虜或勸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昨雖有
言國相無怒心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
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粘罕令擁之
出反顧罵益甚監軍者搥破其唇嚙血罵愈

王伯善卷三十四
三
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

陳東。太學生。建中靖國初。上書論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高宗即位。又言乞留相李綱。而速罷黃潛善。注伯彥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甚切直。極詆用事大臣。潛善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書獨下。潛善所府尹。

孟庾召東議。東請食而行。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頃之具冠帶出。別同列邸舍。乃與澈同斬於市。時人莫不流涕。後帝感悟。並追贈承事郎。

徐徽言。靖康中知晉寧軍。金人再犯京師。制司檄徽言守河西。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為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與之。軍民大恐。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設有詔。猶當

執奏。況無耶。遂率兵取三州。又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收全晉故地。為克復中原之計。而金人攻之不已。徽言遂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劔坐堂上。語將士曰。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虜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金兵奄至。挾之去。猶憚其威名。金將婁宿使其所親說令具冠靴見。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

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金制謂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徽言罵曰。吾荷國恩。死正吾所。此膝詎可為汝輩屈耶。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披衽迎刃。意象自若。金人飲以酒。即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事聞。高

宗撫几震悼。顧宰輔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
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
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
州觀察使。謚忠壯。

趙令歲。宋宗室也。建炎中以直龍圖閣知黃
州。金人犯黃。令歲先以內艱去。受詔起復在
道。郡卒得金人木笱鑿箭。浮江告急。令歲疾
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翼日城陷。金人欲降
之。大罵不屈。酌以酒。揮之不肯飲。衣以戰袍。

曰。我豈當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滕曰。但當拜祖宗。豈能拜犬彘。金人怒。鞭之流血。被面。罵不絕口而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謚愍忠。州人乞立廟。從之。時都監王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以不屈死。

宗澤為東京留守。時徽欽北行。高宗南狩。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

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岳飛自少負氣節，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建炎中累官至統制制置使，加太尉檢校少保。初從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畧，古良將不能過。澤卒，杜充代之。充棄京師之建康，飛說之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一舉足，此地非我有。況社稷宗

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非他地比。充不聽。金人入寇。飛泣諫。請充視師。充閉門不出。虜由馬家渡度江。充遣飛與之戰。既暮。士卒乏食。諸將欲潰。飛厲衆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今日有死無二。有輒出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泣。奮戰。擒金將王權。復引兵平江淮。諸路賊皆望風先遁。高宗手書精忠岳飛四大字製旗賜之。是時兀朮粘罕屢入寇。諸將莫有能禦之者。飛皆破走之。自燕以南。金

人號令不行。兀术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無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自北來降。金將軍薛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令班師飛。

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故召還。兀術又遺
檜書。以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
和。遣使捕飛。誣以罪。飛裂裳以背示中丞何
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明其無辜。
檜付飛獄。即報死。飛死時年三十九。洪皓在
金國。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者惟飛。諸酋
聞飛死。酌酒相賀。時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
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時始詔復飛。

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

楊邦乂。高宗朝。通判建康府。留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金人至江上。充率麾下降之。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李檣。陳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宗弼不能屈。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遂殺我。翼日宗

弼等與桄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
桄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
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
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言。欲死。趣
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未
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
望大罵曰。若女直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
磔汝萬段。安得污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
心。事聞。贈直祕閣。官為斂葬。即其地建廟。謚

忠襄官其四子

向子韶。知淮寧府。金人犯淮寧。第三將岳景
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迎
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探甲冑冒矢
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被執。金人坐
城上欲降之。左右欲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
戟手責罵。金人殺之。闔門被害。事聞。贈通議
大夫。謚忠毅。

李彥仙。知陝州。彥仙蒐軍實。增陴濬隍。益為

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與城俱亡。聞者感服。建炎四年。金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城中食盡。彥仙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竒彥仙才。嘗啗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昇前秩。彥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金人乃益兵攻城。城陷。彥仙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左

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以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既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

趙卯發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怒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禔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

提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時林已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為守。卯發知不可。訣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盛服同縊死。

江萬里。咸淳間授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

進元兵渡江。萬里嘗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萬里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迺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元兵破饒州城。軍士執萬里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其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

太師謚文忠

李芾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元兵入潭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城圍益急，諸將泣請曰：「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芾與僚佐會飲，夜傳令，猶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

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
伏地叩頭辭。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
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悉火
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亦自
刎。幕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
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
李庭芝以失襄陽。罷居京口。元兵圍揚州。起
庭芝。制置兩淮。德祐元年春。費似道兵潰蕪
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

率所部郡縣城守。阿朮使者持詔來召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城中糧盡。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朮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

妻子至泰州城下。裨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州之民皆泣下。

陳文龍丞相俊卿之後也。累官至叅知政事。益王稱制於福州。文龍為閩廣宣撫使。北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文龍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北軍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

招降文龍焚其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會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曰與吾兒同死又何恨也亦死之

陸秀夫德祐二年以禮部侍郎使元講和不就而反益王昰廣王昺走温州秀夫與蘇劉

義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豈不可國耶？」乃與衆共立廣王昀，以秀夫

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文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進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廣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文天祥咸淳十年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蠻至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

召入衛拜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時元兵駐高亭山。奉命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間關由溫入福。景炎帝拜為右丞相。力辭。開督南劍。進至汀州。將兵復興國。吉水諸縣。祥興元年。加少保信國公。進屯潮陽。元大帥張弘範破之。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之心事我朝。將不

失為丞相也。天祥泫然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送天祥至燕京。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世祖遣南官王積翁諭旨欲用之。知天祥終不從。一日召入諭之。曰。汝今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可事二姓。一死足矣。左右贊從其請。可之。而復悔。使人止之。則天祥死矣。死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再拜。遂死。其衣帶中有贊。

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元李黼至正中為江州路總管。紅巾賊陷蘄黃。銳意南攻。黼以九江為江東西喉襟。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上攻守之策於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寇衝。不報。黼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其氣。紀綱粗立。賊已渡江。陷武昌。破瑞昌。江西大震。守臣多遁。黼孤立而氣愈奮。賊游兵至境。屢敗。

之行省上黼功。拜江西叅政。而賊勢更熾。黼
守孤城。提孱旅。斬馘持傷。無日不戰。中外援
絕。賊薄城。焚其西門。黼射之。賊轉攻東門。黼
往救。而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
賊曰。殺我毋殺百姓。遂與從子秉昭俱罵賊
死。郡民聞之。哭聲震天。事聞。贈行省左丞。追
封隴西郡公。謚忠文。立廟。賜額曰崇烈。官其
子。

余闕為淮南行省右丞。守安慶時。賊兵來攻。

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關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律卜氏及子女皆赴井死。事聞。追封幽國公。謚忠宣。

福壽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至正十六年三月。

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集。壽遂遇害。事聞。贈金紫光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國朝花雲為樞密院判守太平府。庚子夏五月。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雲拒戰三日不得入。

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斮爾為鱠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斮五六人。賊怒縛雲于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

孫炎從

太祖皇帝征伐。以功為處州總制。初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桀黠之徒不奉約束。炎措置有方。境內皆服。既而李祐之叛。炎被執。幽

空室中。賊卒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賊以炙
鴈斗酒饋炎。炎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為鼠輩
所困。然我死。死為主。爾反覆賊死。狗且不食。
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
賜我者。當服以死。賊遂害之。後追封丹陽縣
男。塑像祠之。

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少從

太祖於滁陽。常宿衛帳下。以功授樞密院判官。
王師進攻婺州。陞大海僉樞密院事。攻下諸

五作書卷三十四
二一
暨州。又平虔州。拔信州。及下婺州。時以婺為浙東大藩。乃授大海江南分省參知政事。守之。既而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謀亂。欲復其城。大海被害。

太祖聞而悼之。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壺廟。大海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附之。先是大海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

卒後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
夜覩火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
人以大海為神云。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加贈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同知大都
督府事。謚武莊。封勲如故。

牟魯為莒州同知。洪武三年青州孫古朴等
聚眾作亂。自號黃巾賊。襲莒州。執魯欲降之。
魯叱曰。國家混一天下。民皆安業。汝輩何為

自取夷戮。即悔過自新。猶可轉禍為福。不然。官軍至。汝等寧有遺種乎。我為守土臣。有死而已。所可惜者良民也。賊未敢加害。擁至城南鄒家莊。魯大罵賊。遂殺之。事聞。命厚卹其家。

朱顯忠授濠梁衛指揮僉事。洪武四年。從潁川侯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未幾。偽夏平。章丁世真誘合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偽夏趙元帥復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

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
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
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真攻
圍益急。顯忠悉出兵東門拒戰。世真復攻西
門。日且暮。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
為亂兵所殺。事聞遣使祭之。厚卹其家。

五倫書卷之三十四